

西夏语第九类声母的音类归属

张 竹 梅

(南京大学 中文系, 南京 210093)

摘要:《番汉合时掌中珠》中与汉语“[□]移赅”等、“日则”等对音的西夏字入《同音》第九品舌齿音类。这两组西夏字, 汉文复字注音形式的后一字虽然分别为邪母字和禅母字, 但它们并非表示西夏语第六品齿头音邪母和第七品正齿音禅母, 而只是标示着它们之间在音值上有着某种联系或者声母的音值取向。它们与单纯的邪母、禅母注音汉字所表示的意义有所不同。实际上汉文复字形式“[□]移赅”“日则”等注读的西夏字应归属于西夏语第九品舌齿音日母类, 也是两种既有联系又有所不同的声母。西夏语无齿头浊擦音和正齿浊擦音类声母。

关键词: 西夏语; 舌齿音; 归属

中图分类号: H21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263(2006)01-0119-04

《同音》是一部大型的西夏语韵书, 初版于西夏崇宗乾顺元德七年(公元 1125 年), 再版于正德六年(公元 1132 年), 三版于西夏仁宗仁孝乾佑十八年(公元 1187 年)。各版在编排体例上略有差异。与《广韵》不同的是,《同音》以声统字, 分西夏语声母为九类: 一品重唇音、二品轻唇音、三品舌头音、四品舌上音、五品牙音、六品齿头音、七品正齿音、八品喉音、九品舌齿音, 一如汉语三十六字母。然后于各声类下排列若干同音字组。其中齿头音精、清、从、心、邪, 正齿音章、昌、船、书、禅, 舌齿音来、日。然而, 实际上《同音》第六品齿头音中无邪母, 第七品正齿音中无禅母, 而第九品舌齿音中却有一些与邪母、禅母有关联的同音字组。这一现象在另一部西夏文献《番汉合时掌中珠》中体现得更为突出。该书中与汉语邪母字对音的西夏字,《同音》为六品齿头音心母; 与汉语禅母字对音的西夏字,《同音》为七品正齿音书母; 而与邪母、禅母有关联、其对音汉字又非单纯的邪母、禅母的这些西夏字,《同音》为第九品舌齿音。这后一部分西夏字的声母类别正是我们所要关注的。

以汉语论, 舌齿音与齿头音、正齿音无论发音方法、发音部位都有不同。那么,《同音》第九品舌齿音类的这一部分西夏字是否正是西夏语的邪母、禅母字呢? 如果是, 为何要放入舌齿音类? 西夏语究竟有无齿头浊擦音(邪母)和正齿浊擦音(禅母)声母?《番汉合时掌中珠》以其西夏字与汉字逐一对音的特殊体例也许可为我们解开这一谜题提供参考。

同汉语三十六字母一样,《同音》第九品舌齿音类以“来、日”命名。通检《番汉合时掌中珠》, 与汉语来母字对音的西夏字计 187 个, 注音汉字计 34 个。这 187 个西夏字其注音汉字均为来母字, 只是反切上字分为两类: 一类为来母字, 且不添加任何符号的; 一类为日母字, 或日母、来母两注的, 注音汉字多添加“[□]”符号的。这些与汉语来母字对音的西夏字所代表的声母数及音值构拟各家有所不同, 但这类字均属舌齿音来母似无疑义, 反切上字的差异应该是声母音值的些微不同, 故不再对此项进行分析。

日母字的情况就要复杂一些。通检《番汉合时掌中珠》, 与汉语日母字对音的西夏字计 11 个, 注音汉字计 9 个, 其中 7 个汉文单字注音的西夏字类同汉语三十六字母的日母, 亦似无疑义。然而, 另外还有 4 个汉文复字“日×”注音形式的, 兹录于此:

作者简介: 张竹梅(1958-), 女, 陕西西安人, 江苏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从事汉语音韵学研究。

西夏字	汉义	注音汉字	三十六字母	西夏字	汉义	注音汉字	三十六字母
𐵇	脉	日责	日(照二)	𐵇	嫁	日识	日(审二)
𐵈	林	日率	日(审二)	𐵈	烦	日知	日(知)

《番汉合时掌中珠》时期的汉语知、章、庄组声母已经合流^[1]。上组所列西夏字的汉文复字结构特征为“日母+照(知)组清音”。这一组字《同音》入第九品舌齿音类。《番汉合时掌中珠》中还有一组字,其注音汉字与日母无关,但《同音》却同样入第九品舌齿音类,亦录于此:

西夏字	汉义	注音汉字	三十六字母	西夏字	汉义	注音汉字	三十六字母
𐵇	小、稀	𐵇移则	喻以(精)	𐵇	豹	𐵇移则	喻以(精)
𐵈	日白~	𐵇移则	喻以(精)	𐵈	衔铁	𐵇移则	喻以(精)
𐵉	南	𐵇移则	喻以(精)	𐵉	扫帚	𐵇移足	喻以(精)
𐵊	水	𐵇移则	喻以(精)	𐵊	扫	𐵇译足	喻以(精)
𐵋	露	𐵇移则	喻以(精)	𐵋	火炬	𐵇移足	喻以(精)
𐵌	甘	𐵇移则	喻以(精)	𐵌	主持	𐵇移作	喻以(精)
𐵍	檐	𐵇移则	喻以(精)	𐵍	寿	𐵇移将	喻以(精)
𐵎	心	𐵇移则	喻以(精)	𐵎	滞	𐵇移责	喻以(照二)
𐵏	河	𐵇移则	喻以(精)				

照二读入精组,在《番汉合时掌中珠》的汉语方言中已不是问题^[2]。以上西夏字汉文复字结构特征为“𐵇移+精组清音”。这两组字所代表的西夏语声母的音类归属正是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龚煌城先生指出:“从以上汉语日母字的西夏对音来看,反切连锁十四、十五、十七属于一类,与上面一、二所举反切连锁十三、十六、十九截然有别,绝不相混……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前者代表 \dot{z} 音,而后者代表 z 音。”^{[3]22} 所说正是上面两组字的情况。龚煌城先生认为,《同音》第九品舌齿音类中有一部分声母实际上应为西夏语齿头音邪母(z)和正齿音禅母(\dot{z})。从汉文复字注音形式看,尽管后一个注音汉字分别为精组、照组字,但是,这两组西夏字所代表的应该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齿头浊擦音和正齿浊擦音两个声母。

首先,西夏字归类不同。《同音》分西夏语声母为九类,各类所收之字以类相从。但是,这两组字《同音》并未放入第六品齿头音、第七品正齿音类,本身就意味着这两组西夏字与第六品、第七品所辖西夏字声类并非完全相同。对此龚煌城先生解释为:“当时汉语浊声母已经清化,邪母读同心母”^{[3]24} 西夏人虽然从汉语韵书可以看到精清从心邪是齿头音,照穿床审禅是正齿音,可是,他们参照当时汉语实际语音所了解的齿头音及正齿音却是:

齿头音: ts- tsh- tsh- s- s- 正齿音: ts'- tsh'- tsh'- s'- s'-

西夏人对当时汉语声韵学的了解直接反映在伪造的三十六字母上面,他们用同一个声母写清与从,心与邪,穿与床,审与禅……综合上一篇与这一篇的讨论,西夏语的齿头音与正齿音如下:

齿头音: ts- tsh- dz- s- z- 正齿音: ts'- tsh'- dz'- s'- z'-

李范文先生也持此观点:“汉文‘日知’、‘日率’、‘日责’正是表示被注的西夏字为禅母 \dot{z} ……汉文的三十六字母,在西夏人看来正齿音章、昌、船、书、禅则是 tc- tch- tch- c- c- (或者是 ts'- tsh'- tsh'- s'- s'-)。因此把禅母只好放入舌齿音类,正如把邪母也放入这类一样,是因为他们认为齿头音的声母精、清、从、心、邪应为 ts- tsh- tsh- s- s-。”^{[4]120}

且不论当时汉语的全浊声母是否已经清化,《同音》中的确存在“用同一个声母写清与从,心与邪,穿与床,审与禅”。那么,即便如龚煌城先生所言,这两组字表示的正是西夏语的齿头浊擦音和正齿浊擦音声母,按例,也应分别放入第六品、第七品才是。可是《同音》却为何未放入第六品、第七品,而归入第九品舌齿音类呢?况且依二位先生之见,因为汉语邪母、禅母已经清化,西夏人才把这两组字放入第九品舌齿音类的话,那么同样依二位先生之见,汉语的从母、船母也已经清化,而西夏语的齿头浊擦音和正齿浊擦音字却仍然分别归入第六品齿头音和第七品正齿音类,这又为何?龚煌城先生以为,《同音》这种安排是受汉语声韵学的影响,而比照日母字排列,应当与音值没有关联。果真与音值无关的话,又为何要“比照日母字排列”呢?是声类相同,还是音值相近?如果说汉语的禅母与日母还算接近的话,邪母与日母也接近吗?三十六字母名称以发音部位命名,同一类声母音理上发音部位应该相同,发音方法略有差异而已,而齿头音、正齿音与舌齿音之间,无论发音部位、发音方法均有明显的差异。

我们不应忘记《同音》是为西夏语编纂的字书，它虽然在形式上体例上仿照《广韵》，仿照三十六字母，但在各类字的归属上也并非不加选择地完全照搬汉语，对那些有别于汉语的西夏语声类还是做了尽可能的如实描写和记录。正因为如此，《番汉合时掌中珠》才会出现奇奇怪怪的注音汉字。从汉语角度言之，齿头浊擦音与正齿浊擦音是发音部位完全不同的两类声母；从西夏语角度言之，《同音》第六品齿头音的精、清（从）、心（邪）各母与第七品正齿音章、昌（船）、书（禅）各母分属两类，并不相混，为何只有这两组西夏字其注音汉字虽然为邪母、禅母字但却添加符号或变为汉文复字形式？且都脱离原本所属声类而又同入舌齿音类？再者，即便是汉语的从母清化为心母、船母清化为昌母，西夏语的齿头浊塞擦音和正齿浊塞擦音声母字，虽然采用了不同的注音方式——尼×，但是仍然都分别归入《同音》的第六品齿头音类和第七品正齿音类，这亦都因为它们要“以类相从”。那么，同样的问题为何以不同的方式处理？《同音》把这两组西夏字归入第九品而不是第六品、第七品音类中，正是因为看到这两组西夏字声类相同，又与舌齿音相类，而它们与第六品齿头音、第七品正齿音在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上反倒存在较大的差异，故而做如此调整。这种调整意味着它们之间是声类的不同，而不仅仅只是韵书章节的简单安排或仿照。

其次，注音方式不同。《番汉合时掌中珠》中为西夏语全浊塞擦音声母字注音的方式一般有两种，或在同部位清音、次清音汉字前加次浊音汉字“尼”，如“尼则”“尼正”，或在同部位清音、次清音汉字左上方添加“口”符号，如“口精”等。《番汉合时掌中珠》中与西夏语心母、书母字对音的汉语邪母、禅母字均采用单个汉字的注音形式：

西夏字	音韵地位	汉义	注音汉字	36 字母	西夏字	音韵地位	汉义	注音汉字	36 字母
𐵑	六 1.36	细	斜	邪	𐵒	七 1.59	虬	垂	禅
𐵓	六 1.36	血	斜	邪	𐵔	七 1.10	齿年岁	垂	禅
𐵕	六 1.36	米~年	斜	邪	𐵖	七 1.10	齿	垂	禅
𐵗	六 1.36	朝	斜	邪	𐵘	七 1.10	齿	垂	禅
𐵙	六 2.35	思想	斜	邪	𐵚	七 1.57	饌	蜀 _合	禅
𐵛	六 2.33	民	斜	邪	𐵜	七 1.48	起	常	禅
𐵝	六 2.37	跟脚~	斜 _合	邪	𐵞	七 2.44	汗	尚	禅
𐵟	六 2.3	柜	续	邪	𐵠	七 2.6	丹	尚 _合	禅
𐵡	六 2.3	如	续	邪	𐵢	七 1.35	孝顺	成	禅
𐵣	七 1.56	铁	尚	禅	𐵤	七 2.73	求索	成	禅
𐵥	七 1.42	成	成	禅	𐵦	七 2.60	草	石	禅

《番汉合时掌中珠》注音为汉语邪母字的西夏字计 9 个，均入《同音》第六品齿头音类；注音汉字为汉语禅母字的西夏字计 13 个，均入《同音》第七品正齿音类，而且这些注音汉字均不添加任何符号。这与归入《同音》第九品、注音汉字主要为“日×”、“^口移×”的西夏字群形成强烈对比。这种不同的注音方式所隐含的深层意义值得我们注意。《番汉合时掌中珠》中，以“尼则”、“尼足”、“尼精”等标注西夏语第六类齿头浊塞擦音字，而以“尼正”、“尼争”、“尼周”、“尼长”、“尼追”等标注西夏语第七类正齿浊塞擦音字。但并没有采用相类的形式来标注西夏语的邪母字和禅母字。况且，这两组汉文复字注音形式的结构特征也不尽相同。“日×”之“日”，次浊，与《同音》第九品的声母类同，其结构特征为“次浊+清音”。“^口移×”之“移”，次浊（半元音），它所标注的西夏字《同音》入第八品喉音类。按例，“移”添加“^口”符号应表示同部位的全浊音——匣母，而“^口移×”就意味着“全浊+清音”。然而这一组西夏字《同音》却入第九品舌齿音类。可见这两种独特的注音方式所传达的信息正是在于说明其声类有别于其它齿头音类和正齿音类——而属于西夏语的舌齿音日母类。同时也说明西夏语的日母类有两个声母，一个是以注音汉字“日×”等拟写的，另一个是以注音汉字“^口移×”拟写的，其音值并不类同汉语的日母。

第三，字书编纂以类相从。龚煌城先生认为，“以汉字‘^口移则’‘^口移足’‘^口移作’‘^口移将’写西夏字 z- 音，用‘精’（ts-）母字其作用正是要表示其发音部位”^{[3]22}。《同音》的作者虽然不可考，但绝非泛泛之辈。《同音》是一部韵书，是供检字查音用的，其编纂体例既然是以声统字，它的编纂原则也就应

该是以类相从。九品音类虽然仿照汉语三十六字母而来,但是把“日×”、“[□]移×”类的西夏字归入第九品舌齿音而非第六品齿头音和第七品正齿音下,足以说明作者充分注意到西夏语不同于汉语的实际语音情况,也说明在西夏人看来,汉文复字“日×”、“[□]移×”标注的西夏字并非齿头音邪母和正齿音禅母字,而是类同来母、日母的舌齿音类字,故而归入第九品舌齿音类,而且还是整体归入。“日×”“[□]移×”的后一个汉字的作用并不是“表示其发音部位”,而是表示这一类西夏字的音值取向。采用“[□]移+精组清音”、“日+照组清音”的汉文复字注音方式,一则说明这两组西夏字所表示的语音与单纯的汉语邪母字、禅母字所表示的语音有所不同,二则为了更准确、更贴切地描写这一类西夏语音,三是说明西夏语的这两个舌齿音类声母的浊音色彩更为浓重一些,四是说明它们的音值有别于汉语的日母。至于这两组西夏字所代表的声母的具体音值将另文讨论。

综上所述,结合《同音》和《番汉合时掌中珠》来看,西夏语应该没有齿头浊擦音和正齿浊擦音类声母。汉文复字注音“日×”、“[□]移×”所标注的西夏字与单纯的汉语邪母、禅母字所标注的西夏字有所不同,应为西夏语第九品舌齿音日母类声母字,而并非第六品齿头音邪母和第七品正齿音禅母字,但在音值上又的确与其有着一定的联系,因而《同音》的作者把它们归入第九品舌齿音类,却又在注音形式上保留了精组、照组注音汉字。而这些正是西夏语所独有的不同于汉语的语音特征。

参考文献:

- [1] 张竹梅.从《番汉合时掌中珠》看西夏语七品正齿音的音值构拟[J].江苏大学学报,2002,(1)
- [2] 张竹梅.西夏语研究[M].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
- [3] 龚煌城.西夏韵书同音第九类声母的拟测[J].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81,52(1).
- [4] 李范文.同音研究[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Sound Category of the Ninth Initial in the Language of Xixia(西夏) Nationality

ZHANG Zhu-mei

Abstract:The Xixia(西夏) words corresponding to the *Yize*([□]移赉) and *Rize*(日则) of Chinese in Pamphlet of the Fan(番) and Han(汉) Nationality are placed in the 9th apico-dental initial category of Tong-yin. These two groups of Xixia(西夏) words equivalent to the later Chinese words which belong to the *Xie*(邪) and *Chan*(禅) initial category don't mean the 6th apical initial category *Xie*(邪) and the 7th laminal initial category *Chan*(禅) in Xixia(西夏) language and they just show that there are some kind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or the tendency of the initials. The two groups of Xixia(西夏) words have different meaning of the words which are phonetic labeled by *Xie*(邪) and *Chan*(禅) in Chinese. Actually, the Xixia(西夏) words phonetically labeled by Chinese characters *Yize*([□]移赉) and *Rize*(日则) belong to the 9th apico-dental initial category *Ri*(日) and they have both relationship and difference. There are no apical and laminal voiced fricative initials in the language of Xixia(西夏) nationality.

Key words: the language of Xixia(西夏) Nationality; apico-dental initial; classification